

從小螢幕看大世界

追隨張繼高的成長歲月(一)

● 潘健行

越洋轉播首開洋章

一九六九年底在日本大阪舉辦的世界博覽會，是國際商務及經濟大展在亞洲展出的第一遭。「中視新聞」早已取得「現場實況轉播」權。這在我國電視史上，電視新聞的發展過程中，都是一件重要的大事。

「中視新聞」第一次派員到國外作業，因筆者平日採訪經濟，張繼高要筆者與攝影記者陳夢蛟同去大阪。

當年出國不容易，筆者有幸，早此一年前，曾以我國學生代表團首席代表兼顧問的身分，由救國團委派到日本參加過第十六屆國際學生會議，前前後後在日本南北遊走了一個多月。此番是舊地重遊，但仍緊張。

行前，張繼高的任務交代，簡明扼要，提到實況轉播時，他說「已徵得中廣王天空的同意，在筆者無以為繼，或一時週轉不靈時」，可由王天空隨時「槍代」，暫時接手「幫腔」，至於在日本採訪的花費：「找翁經理即可」（翁炳榮係中視開播時節目經理，長年在日）。

日本大阪博覽會，是日本經濟力之顯示，在佔地極大的會場中，到處可見日本大企業獨自起造的展示館，像三菱、三井、住友、日活……而且無不挖空心思，爭奇鬥艷。

這些大企業，參加博覽會的目的，當然是介紹他們產品或提供的服務。但讓筆者印象深刻的，是每個大企業，幾乎都設有劇場，來介紹日本的傳統文化。以住友為例，他們所推出的「天鵝與樵夫」木偶

戲，聲光及特殊效果都屬一流。

所有參展國家，都想在這國際舞台上，有一番出色的表現，不論展館的造型，及內涵表演上，都有出奇致勝的表現。筆者與陳夢蛟，每天至少發回三到四條圖文並茂的新聞片，託華航大阪辦事處立即轉送台北。

採訪各國展館的最佳時機，是他們的正式記者會，這時不單展出已就緒，所有的電動展示、動畫、電影……都為各國記者所開啟。有時還有甚具地方色彩的酒會、餐會，這是筆者與陳夢蛟「開洋章」嚐到瑞典帶血的絞生牛肉，嚐到法國有怪味的乳酪，嚐到德國清醇的蘋果酒，嚐到墨西哥人辛辣的「塔哥」捲餅……。

有天，為了想攝取一個以展場為背景的日出鏡頭，早上天不亮，即請計程車到

旅舍接我們。那時，室外是哈氣成冰，寒氣襲人，而所用的 BELL AND HOWELL 攝影機，號稱二次世界大戰最耐用的戰地攝影機，但氣溫在零下時，要上發條的彈簧，已失去功能。陳夢蛟只好把冰冷的攝影機，放在大衣裡，等待像一塊方鐵的機器接近常溫運作正常時，趕緊把握機會拍幾個鏡頭……有時，人也吃不消，只好回到計程車裡，讓人跟機械一起溫度回升，再出來作業。

博覽會場匠心設計

而採訪的重心，當然是博覽會場中的中華民國館。

我國國家館的外觀，是請我旅居美國的著名建築師貝聿銘事務所設計的，造型有點像兩個古鎖，中間以空橋相連。廣場上，有楊英風設計，抽象的鳳凰鋼塑，深紫色的鑄鐵作品，在一排青天白日國旗的輝映下，整個布局，持重而安和，似古而重新，是展場中近百展館中極具匠心的國家館。

由於設計的關係，整個中國館是一個週折的「動線」——幾乎讓人無法「駐足而觀」，必需隨著觀眾的人潮，在精心設

計的展示區中，徐徐而行，慢慢觀賞。

進入右邊的展示館，重頭戲是以拳頭大的一排木刻字，配合「寒山古寺」的朗誦、字像活字版上的次序，一個個的突出牆面……點出中國發明活字印刷對世界文明的貢獻。

而在左邊的展示空間，則設計成一個立體錐型的多媒體簡報室。當觀眾由圓螺旋形扶梯，從上而下時，即可俯首觀賞由新聞局所攝製、介紹我國文經現況的幻燈及影片。

我國館的籌建過程、開幕人潮，以及每個單元的特色，我們都詳盡的予以報導。期間也訪問了擔任館長的楊乃藩，負責監工及設計的建築師李祖原，更訪問過不少由大專院校甄選出來，負責在場接待觀眾，並為之引領解說，身穿旗袍制服美麗端莊的中國館小姐。

大阪博覽會開幕典禮，記者席安排在貴賓席的正對面，梯階似的座次，讓記者可一覽無遺。

一早到場，進行與台北的連線，通話及試播。代表中廣的王大空已經在座，而且正是中視席位的斜後方，在場的還有台視的羅大任、陳志恒以及莊靈。

不尋常的採訪報導

筆者國語雖不「道地」，唸稿常吃「螺絲」，但因沒有聚光燈的「煎烤」，反倒十分的自在。送回台北的畫面是由日本 NHK 負責「統籌」，筆者只要隨著畫面的變化，參照大會所發的簡略進行程序，對著桌上的麥克風，向台灣的觀眾報導出來，就算大功告成。

由於在大阪展館已進進出出十幾天，踏遍所有的獨立展館及集體展示，同時有過重點報導，所以當這些國家的旗幟及隊伍順序進場時，十之八九筆者都有印象，可以娓娓道來，絲毫不覺冷場。有時大會音樂響起，筆者利用掛在頭上的耳機及麥克風，和坐鎮在台北主控室的張繼高聊一兩句，聽聽他的反應和提示。

時間在緊湊中渡過，等到耳機中傳來「做 ENDING (結束)」，上廣告時，筆者才曉得長達一百多分鐘的越洋現場彩色實況轉播已經完成。

記憶中，大阪博覽會開幕典禮的實況轉播，只有親朋好友，中視同僚，日後寒暄時，稱道一、二。既沒聽到「佳評如潮」，也沒有「批評四起」。又因為整個節

目中，並沒有筆者的個人特寫鏡頭，光靠節目前後打出的字幕，不知情的不知誰是主播，等筆者由日本返國，已少有人提及了。

開幕典禮後，筆者與陳夢蛟搭「新幹線」快車去東京，與經理翁炳榮為此次採訪花費作一了結。也想任務已達成，好好的在東京一帶開開眼界，看看世面。想不到剛到東京，台北已急電要我們趕回大阪

；「製作十分鐘專門介紹中國館的小型記錄影片」。作業時間是「越快越好」。

任務倒是駕輕就熟，主題又是一再報導過的中國館，如今有十分鐘的時間，正好將中國館的特色，和盤托出。

事隔多年，有次應總統府任職的周應龍，請幾位朋友在衡陽街三六九吃麵。周在閒談中說：「你製作的中國館專輯很好，老先生及夫人都很喜愛，都非常的稱道。」

周應龍是一位絕不打誑語的謙沖君子，在老總統及小蔣總統身旁工作多年，謹言慎行，不是他這麼一提，還不曉得那一氣呵成的急就章，是專為「御前獨家放映」之用的。如今老總統和周應龍都已作古。誰曉得或在乎這已逝的芝麻小事，

它只是筆者採訪大阪博覽會畫下一個「不尋常」的句點而已。

雪城進修學會創新

一九六九年八月，筆者結束了在中視新聞任職的第一階段工作，在基隆揮別雙親及妻友，搭上美國克利夫蘭總統號客輪，橫渡太平洋，前往美國進修。

美國紐約州北部的私立雪城大學（SYRACUSE）在七〇年代，在電視教學方面，已具盛名（據近年美國新聞與「世界報導」雜誌對美國大學的評鑑，雪城大學的電視教學，名列第一，筆者並不感到意外），主因是雪大電視教學走實務路線，一如學新聞寫作，要到哥倫比亞新聞學院一般。

所以在雪大修電視教學碩士學位，絕大部分的課是在攝影棚中渡過，使受過訓的人真正「起而行」。

雪大是一所名副其實的大學（曾有全美極具聲望的森林學院，在六〇年後期賣了出去）可說是文理、醫學、工科、藝術……學院一應俱全。所以入學之後，學校儘量鼓勵在電視專業課目之外，多到音樂、美術、戲劇、舞蹈……等科系選修，因

為電視是一門綜合的科技，涉獵越廣，根基越深厚。

雪城近紐約，而紐約是世界電視的「麥加」，高人匯集，創意日新。系裡常請到一些正在電視界紅得發紫的策劃、製作……等負責人，到校園裡現身說法。在師資方面；也可請到一些電視界的金頭腦，以兼任、特約或講座的方式，在校園裡作經驗傳承。

美國對教育的投資，是領先全球的。雪大是私人興學，而捐助人極多，其中以威斯康辛州米瓦基的出版界巨子山彌爾（S. NEW HOUSE）捐出四百五十萬美元，由貝聿明設計，建造「新屋」傳播中心大廈為最。「新屋」落成之日，由詹森總統剪綵，他在致詞時宣布開始轟炸北越，成為全球次日報紙的一版頭條新聞，「新屋」之名不脛而走，名震寰宇。不料，歷史的錯誤，人類的悲愴，都已在「新屋」大廈前平和的階梯上消失了！

「新屋」計劃一直進行多年，當時增建工程，還未全部竣工，但新的電視影棚，新的設備，已比中視好得太多了，美國對教育的投資，真是使人感佩。

在雪大的一年是十分充實的，不但擴

大了自己對電視這門新興行業的瞭解，增加了自己對電視新聞的喜好與感情……甚至有一種迫不及待的心情，希望趕快回國，「學以致用」。

這一年中，對筆者而言，有兩件大事發生：

一是家中增添了我們的第一個寶貝（命名潘欣，她在美國西北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後，即回台工作，曾在中視新聞部的英文新聞部門工作過一年，兩年後嫁給一度是中視新聞駐美京華盛頓的特派員蔡俊榮，想來筆者這一家與中視新聞真是緣分匪淺）。

另一件事是華視正在籌備之中。

離開中視到美國進修，辦的是離職，沒有要求「留職」、「停職」，是想在美進修結束後，能短期在美電視界見學。而今已為人父，又有新的電視公司加入挑戰，「回國」「回家」，成為首要考量，而且一心要回中視新聞，追隨張繼高與昔日的戰友，重溫「從小螢幕看大世界」的日子。

國外取經獲益良多

這一年的九月一日，筆者再度在中視

新聞重作馮婦。

昔日採訪的經濟等路線已有張勤負責，筆者全無「收回失土」的想法，一是張勤勤於任事，跑得很好，一是筆者想說服張繼高，中視新聞應該朝深度報導的方向著力，自我提升。

張繼高聽到筆者建議後，很是平靜，他說他早有此想，他說：這是他從事電視新聞工作的一個夢……。說完，習慣的翻了翻他看書眼鏡片，又看了看筆者，似乎在說，你行嗎？

在雪大時，光是筆者所選的「電視新聞節目製作」一課，一年中，除一個節目是由筆者策劃製作以外，參與過廿幾個節目的錄製工作，前後後後擔任過攝影、現場導播、音效、燈光、美工佈景；甚至撿場的大小工作，真是體會良多，而每一個節目殺青以後，要在教室中「首播」，接受所有同學的批判（筆者的節目是介紹台灣留學生參加雪城「國際日」的記錄影片，竟被當地教育電視台，在日間節目中予以播放，使得雪城的中國同學會大為興奮）。

由教授領頭的「集體大批鬥」，快兩個小時的「雞蛋裡挑骨頭」，的確是精彩

難忘。因為「批判者」是用心的觀眾，是圈內的「半瓶醋」，是力求表現，想爭取高分的學生……他們常有「與眾不同的批評觀點及角度」，發人深省。而教授則是袖手旁觀，只扼要的把重點寫在黑板上，常常是「罪狀」寫滿兩三個黑板（美國的一般教室，黑板都不止一個），在他做總結時，相當專業的予以解說或建議……這種批評的風氣和討論的場所，時在筆者心中，離開雪大後，只能成追憶了！

筆者倒不退縮，建議張繼高「讓我試試看」。

時事觀察深入報導

一九七一年底，中視新聞製作的新聞雜誌深度報導——「時事觀察」，每週一次（重播一次）以半小時的時間，與觀眾見面了。

「時事觀察」的製作小組，說來讓人難以相信，只有兩個人，一是筆者，一是導播林榮一。

林榮一是一個極有個性，絕不多言、多求的同事。當時在中視新聞部，特別是採訪及製作組，大家只知他是張繼高的「紅人」，倒很少人領教過他心細如髮，一

絲不苟的工作態度。張繼高指派他和筆者合作，當時心中還在納悶。跟他合作工作以後，不能不佩服張繼高的知人善用！

因此，「時事觀察」在與林榮一合作無間的日子緊湊、緊張，飛快渡過。筆者負責選題、安排採訪，負責設計片頭、字幕、剪輯、撰稿、錄製……而每一集，幾乎沒有一次在錄製過程中有過差錯，在電視這一門行業中，時間就是「殺手」，節目不及時錄製，休想進棚重來，這個星期的節目便「開天窗」，是電視行業的大忌！足見林榮一的投入與周密。

「時事觀察」的播出時間，筆者常笑著說，一是「下班路上」（下午五時卅分至六時），一是（重播）「就寢時段」（晚上十一時半至午夜）。他的觀眾對象是知識分子，是關心社會進展的白領受薪族群，由於時間不理想，想看也看不到，一直想再爭取更適合的時段播出，但就營利的「電視文化」，既無廣告帶進，又屬可能「叫好不叫座」的新創節目，能安排一個「露臉」的機會，已屬難上加難了！

中視新聞部的同仁，看到筆者與林榮一每天忙出忙進，並不確知「時事觀察」搞的是什麼名堂，所以當「時事觀察」第

輯播出時，大家正為每天七點半的那檔新聞準備時，幾乎是全部「拭目以待」。

「時事觀察」的第一個專題，是談「高樓防火」。那一陣子，台灣正值寒冬，火災頻傳。節目的重點，除提醒大家「留心火燭」，特別將台北的消防警力配備，作一番檢討。

消防大隊長在接受訪問時，坦直的說：「台北如果同時有三五處火警，我們的人力及物力，都不夠支用……」像這種可能戴上「暴露台灣安全缺點」的「罪名」，以及當時情治勢力龐大的情況下，沒有「請示」上級即一字不漏的播出，需要很大的魄力和勇氣。

在畫面處理上，獲聯合報資料室的全力協助（筆者的另一半，當時正在那裡任職），借來一些珍貴的火場檔案照片，翻製成幻燈片，在節目中適時的播出，其中有幾張是雲梯車在新生大樓咖啡館救火時，被大火燒彎了腰的鏡頭，至今仍印象鮮活！

張繼高在「時事觀察」首集製作過程中，並沒有什麼交代。請他先看剪輯好的帶子，他也說「不必費事」，真是信任有加，充分授權！播出時，他從他的小辦公

室進進出出，一反平日「從容」的神態，不過，「狀至愉快」。等到「謝謝觀賞」的字幕出現時，新聞部響起一陣少見的掌聲。張繼高握著筆者的手說：WONDER-FULL JOB, BEAUTIFULL DONE!

日子過得飛快，製作「時事觀察」的時間壓力，讓筆者領略到「度年如日」的滋味，有時在睡夢中，突然驚醒，為一個更好的表達方式，為製作一張更好的圖表……而興奮得不能成眠，迫不及待的等天亮上班跟林榮一同享。

上山下海全力以赴

林榮一和筆者是真正響應蔣經國「上山下海」的號召，在中橫、南橫，都作了詳盡的報導。在烏魚季來臨時刻，更隨船出港，讓觀眾看到難得一見捕烏魚的景象。

「時事觀察」的注意力，是社會上少有人提及的一些事，例如說在「兒童玩具」一輯中，討論為什麼沒有國人自己設計的、適合我們文化、人種的玩具。報導「小學生的書包」，檢視小朋友為什麼要帶那麼多的課本和參考書、練習簿、石板、墨盒、算盤等，塞在書包裡，背得一肩高

一肩低。為什麼市立的公營市場，都在黃金地段，但年久失修，像當年的永樂市場，大屋頂漏雨，賣肉的攤販要撐起大傘，仍難免黑色雨滴滴在鮮紅的五花肉上……

為什麼一到年底，「粉紅色炸彈」，炸得大家不安，而送禮的錢新人得不到好處，都轉手交給了大飯店、大餐廳。為什麼台灣的吃風那麼盛，國人一年中在拜拜、迎神、婚喪、謝師、應酬上，至少「吃掉」好幾條南北高速公路、好幾座石門水庫……為什麼學齡前的小朋友，不能用卡通、方塊字等方式，將中國文字結構中之象形、轉借……等基本造字原則，讓學齡前及小學生有所認識，減少認字識字的障礙……為什麼台北不恢復賽龍舟，甚至搬回已快成為白螞蟻窩，在草叢中任它腐朽的一個大木雕龍頭……

中視同仁共襄盛舉

「時事觀察」雖然由筆者負責製作播出，但筆者絕無「獨霸」的心態。「時事觀察」是屬於中視新聞的，歡迎任何採訪同仁，有值得「重點宣導」的題材時，不吝提示。這是莫迺溎要製作「礦工生涯」、方須要製作「飛將軍」、楊文華要製作

「婦運」的節目推廣……都能如願一顯身手的原因。

「時事觀察」的主播，筆者總是「情商」其他採訪同仁擔任，比如說有關市政的則先後請過周曉天及翟翬，體育的則請郭慕儀……因此，「時事觀察」的策劃、採訪、撰稿、攝製、圖片圖表之設計……都是由筆者負責，但播放出來的節目絕無個人色彩，在一個講求揚名立萬、講求個人英雄主義的行業裡，筆者的作為及堅持，也算是個異數。

師長同業不吝指教

「時事觀察」受歡迎嗎？筆者當時是「樂在其中」，像台灣的外銷業者一般，在出貨之前，少有人做過市場調查，甚而潛意識裡還有「狗不理」包子獨占的心態（苟不理的說詞，是說昔日創業之前，流落他鄉連狗都不願理會）。而事實上是，當時台灣沒有收視率調查，而一般調查媒介工作太忙，無暇兼顧。

唯一較長期的反應，是國語日報上，常有短評，介紹「時事觀察」某輯或推介某輯值得一看等。國語日報本是小朋友的最愛，殊不知卻真是新聞界和觀眾交通的

最重要渠道。

另一類較零星，但筆者十分重視的是新聞界同業的批評與指教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聯合報的張作錦，他常在節目播出後，告訴筆者他的反應，也常建議報導內容上的缺失及如再製作同類節目的另類思考，而筆者的恩師鄭貞銘教授、于衡老師，都不時來電話鼓勵及嘉勉。

這些師友的反應，也是「時事觀察」得以源源不斷，持續推出的支撐力量。

張繼高的全力支持

一九七三年，中視在內部發文徵尋角逐當年金鐘獎的節目。那時，由文化局籌辦的金鐘獎，剛剛起步，還沒有受到新聞界及文化界的重視，別說廣大的社會了。

從新聞界的角度來看，有些單位是很容易得失，也有專為得獎而攝製的節目。但中視新聞部好像一無動靜，筆者及同僚們都知道張繼高從不以「外加」的榮寵，改變他對人與事的態度。

最後在公司的催促下，筆者在「時事觀察」的幾十集中選出三個專題，分送「新聞節目」、「社會教育」及「創新節目」三類的競賽，結果得到大、中、小三座

金鐘獎。

當筆者在國軍英雄館從丁維棟（當年英文中國日報社長，代表評審委員）、蔣彥士（當時教育部長）及王洪鈞（當年文化局局長）手中分別接受三座金鐘獎時，心中浮現一長串感恩名單——父母親、良師益友、張繼高等……惜無麥克風，透過它「召告天下」，但心中之感激，未減分毫！

其實，給予「時事觀察」最多肯定的是張繼高，他對每一集的內容、布局、剪輯、文稿……以及最後的成品，幾乎絕少批評，只有建設性的建議，及對一個問題、一個現象，他個人與眾不同、不隨流俗的看法，也展現他的另一層思考。電視只是一項工具，在善用工具之餘，用它來表達一個有助於現時社會的意念及作為……

而在採訪過程中，他常將自己的「人脈」、自己的「暗線」，毫無保留的供筆者採訪時使用，比如說要上船出海，他說：「到××找某某提我的名字……」，比如說要上山他說：「到林務局找沈局長，他會有求必應！」

此外，像「時事觀察」所引起的內部協商（比如說「時事觀察」用彩色影片，

幾乎是一比五——用五尺剪一尺，比一般電影片的製作還要貴片！主要原因，一是求好，一是新聞在不斷的發展之中，有時前面所拍攝的已事過境遷，必須重拍！）對此，張繼高絕口不提，任由筆者與林榮一，沉醉在平順的工作環境中，一週復一週，一集又一集，從社會不同的層面，重新認識我們的鄉土人情。

叫好不叫座的節目

眼看「時事觀察」只差一個月，就要「滿週歲」的時候，張繼高將筆者叫到他臨仁愛路的小辦公室。

他說：「『時事觀察』見好就收吧！從今日起不要再做了。」

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！

他繼續說：「其實，上面老早就要停你的節目了……」

筆者問：「難道總經理、副總經理，都不看『時事觀察』嗎？」

張繼高的回答：「如果他們看過『時事觀察』，知道沒有廣告支持，節目剛上不久，就會叫OUT！」

這時，筆者在新聞界濫竽充數近六年之久，自認新聞界是一個無畏權勢、不為

利誘的事業……豈知電視的新聞，竟是如此的不爭氣。

聽到這話，筆者像掉在深水塘即將沒頂的無助，但求生意識仍強，就請求張繼高能不能向上面要求再做四集，因為手中還有一、二集的好題材，正在規劃之中……

張繼高說：「週年，誰在意『週年』？誰記得『週年』？現在就收吧！」

看筆者手足無措，他說：「我曉得你很難接受這個事實。但是我給你算過，在過去一年的十一個月中，中視投資在『時事觀察』的間接及直接成本……少說已有四五百萬元……誰得到好處?!」

「誰得到好處?!」像一聲霹靂，在我腦中激盪……

得益的是誰？除筆者、小林還有誰！特別是筆者！

張繼高說得對，中視讓筆者在工作中「為所欲為」，花費逾數百萬，得益的是筆者。

在一個外在環境，內在人為因素永遠無法掌控的現實社會裡，能盡其在我，而且在工作中學習，得到長進，夫復何求？

（未完待續）